

张国云 |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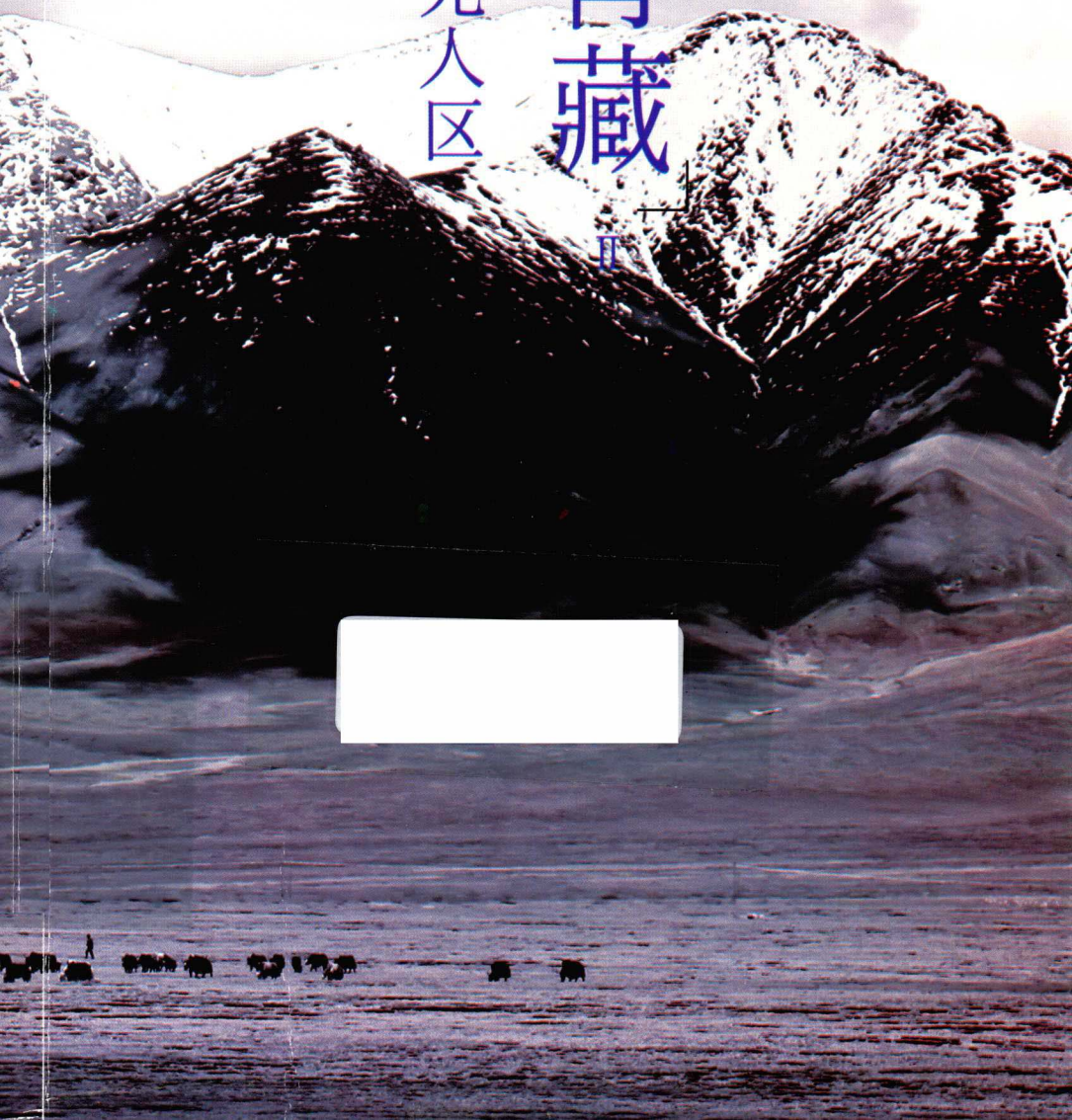
致青藏

生命在无人区

Homage

to

Tibet



张国云 著

献给西藏成立50周年！全国援藏20周年！

「致青藏」

II

生命在无人区

Homage

to

Tibet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致青藏. 2, 生命在无人区 / 张国云著. — 南京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99-8707-1

I. ①致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14326 号

书 名	致青藏 2: 生命在无人区
著 者	张国云
责 任 编 辑	孙金荣
插 画	陈晓明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9.625
字 数	23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8707-1
定 价	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出版推荐语

何建明（著名作家，鲁迅文学奖得主）

有一个地方我们都向往，但多数人终身无法抵达；有一种献身我们都知道崇高，但你或许只能仰望和感动。当代援藏干部属于这样的崇高与抵达。我因此特别看重这部由援藏作家自身经历所写的《致青藏Ⅱ》，它所向我们叙述的雪域高原上那些神秘而又神奇的境物与人文，是精神的也是自然的至真至美，因而它值得大家关注和阅读！

麦家（著名作家，茅盾文学奖得主）：

西藏是人们向往的地方，但更多人向往的也许是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张国云是浙江首批援藏干部，在藏北那曲地区一待就是三年。其实何止是三年，那段不凡岁月已经嵌在他生命里，捂不住，要溢出来。于是，有了《致青藏》系列作品。他的写作从世界上最高的海拔，又是人心最深的区间出发，走的是人类精神的常理大道，有立场，有理想，有担当，对生命、对心灵有寄托，有思悟，有顾虑。当我们被世俗和欲望纠缠，内心波澜苦乱时，读一读这样的书，也许就心安了。把心安下来是件困难的事，但有时又是一念间的事。

王宗仁（著名作家，鲁迅文学奖得主）

在现今这样一个许多人把忙碌、焦虑和浮躁写在额头的年代，张国云在藏北那块氧气不足、道路不畅、人迹不多的高寒不退的地方，一待就是三年。而且是内心宁静地工作着，生活着。他是美好的，他的文章是美好的！我读了这本《致青藏Ⅱ——生命在无人区》和已经出版的《致青藏——我的藏区生活》，书中透射出的光芒和梦想，具有使人清醒、涵养时代的“定力”。

谢有顺（著名评论家，教授）

张国云把三年的援藏际遇，视为一次生命的沉潜与洗礼。他立足高原，仰望天空，思索人之为人的意义，并以持续的写作回访，说出自己对人与自然的热爱、敬畏和感恩。他的《致青藏——我的藏区生活》，厚重，辽远，悲怆的命运感中透着人文主义的光芒，而《致青藏Ⅱ——生命在无人区》，虽然个人情怀较为退隐，但他却以纪实的方式，裸呈出了更逼人的真实，也对人性有了更深切的体悟。那些藏北风情，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演的生命奇迹，既是生命意志的颂歌，也是对一个心灵圣殿的神往。

序：一个心灵圣殿的神往

谢有顺

西藏一直以来是作家追逐并钟爱的高地，那里的苦难，神秘，遥远，可以有众多不同姿态，但这似乎又不全是西藏。张国云新近创作的这本《致青藏Ⅱ——生命在无人区》，以一位援藏干部作家的独特视角，完成了对中国干部队伍中的这样一个独特群体的书写，该书又不局限于对援藏干部的讴歌和记录，而是更深层地传达了一种理性思考，在雪域高原恶劣生存环境下，文学如何去探索人与自然，人与社会，人与人，继而登上精神的高峰。

因为这是一个大时代，也是一个灵魂受苦的时代。所谓大时代，是因为它问题丛生，有智慧的人，自可从这些问题中“先立其大”；所谓灵魂受苦，是说众人的生命多闷在欲望里面，超拔不出来，心思散乱，文笔浮华，开不出有重量的精神境界，这样，在我们身边站立起来的就不过是一堆物质。即便是为文，也多半是要小聪明，走经验主义和趣味主义的路子，无法实现生命上的翻转，更没有心灵的方向感，看上去虽然热闹，精神根底上其实还是一片迷茫。

要谈文学的时代性，我以为这是个核心问题。谁都知道，文学在今日面临着巨大的困境，但只从文学本身看，已无从发现它的问题

所在——任何技术性的，或者片断性的变革，都不足以解答写作者的难题了；文学要想走出一条宽阔的路，需要有一次整体性的变革。

这场变革，我以为，首要的就是怎样正视生命、培育灵魂，从而为文学重新找回一个立场、一种肯定。以前，说到立场和理想，仿佛是一个酸词，现在我则愿意大胆、大声地说出来，因为只有精神饱满了，才有可能对时代的萎靡作狮子吼，把现代人的内心重新提振起来。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，此即方正，在如今这样一个喜欢耍小聪明的时代，更需要一种大方大正的精神，把文学从低迷的趣味里解放出来。我们看历史上那些大作家，少有萎靡、低矮的样子，就在于他们身上有生命的光辉，有文化理想，也有道德心灵的勇气，从内在精神上说，他们藏身于作品中，走的正是大方大正、径直而行的路。现在，肯走这条路的作家越来越少了，自然，肯担当、有气魄的作品也越来越少。

张国云把三年的援藏际遇，视为一次生命的沉潜与洗礼。他立足高原，仰望天空，思索人之为人的意义，并以持续的写作回访，说出自己对人与自然的热爱、敬畏和感恩。记得之前他以《致青藏——我的藏区生活》，厚重，辽远，悲怆的命运感中透着人文主义的光芒。如今他又以《致青藏Ⅱ——生命在无人区》，虽然个人情怀较为隐退，但却以纪实的方式，裸呈出了更逼人的真实，也对人性有了更深切的体悟。那些藏北风情，那些天高云淡，那些大道无痕，那些大音希声，那些灵和肉在这片土地上演示的生命奇迹，既是生命意志的颂歌，也是一个心灵圣殿的神往。

数学上有常数，我想，人类的精神上也有常道，是常道决定人类往哪个方向走，也是常道在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。常道是原则，是方向，是基准。没有常道的人生，就会失了信念和底线；没有常

道的文学，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，从中，作家无法对世界作出大肯定。因此，现在谈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，枝节上的争执已经毫无意义，作家和批评家所需要的，是生命上的大翻转，是价值的重新确立，是道德心灵的复活，是灵魂受苦之后的落实。张国云努力走在这条道上，步伐也许不大、不快、不洒落，但脚印是清晰的，坚实的，方向是向上的，向着灵魂的。

正是如此，张国云《致青藏Ⅱ——生命在无人区》更具有深度，厚度，力度，以平实的文字透射出一种摄人心魄、涤荡灵魂的力量。在火热的激情之中跳荡出风骚，风骨，风标，以质朴的抒情流露出一种洗尽铅华叩问人性的雄浑。也许，只有这样的作品，人的灵魂才会在骚动中宁静，在漂泊中安顿，在行走中涅槃！

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

人物表

楼厅长 援藏带队兼那曲行署负责人

尼 扎 申扎县县长

陈万里 肖然市原常务副市长， 因不援藏被撤职

牟 姐 陈万里的夫人， 甲岗水电站总设计师

陈婷婷 陈万里的女儿， 藏名叫玉珠

旺 堆 藏北司机

珠康·土登克珠 孝登寺活佛

活佛助理 一位公益使者

蒋矿长 无人区的崩纳藏布砂金矿

黄医生 那曲人民医院

采访部主任 省卫视台

苟处长 援藏干部派出地人事部门

陆一光 那曲军区司令员

苏是越 《杭州日报》 总编辑

冀文正 原十八军军人， 西藏“雪人” 研究专家

皮 皮 被收养的藏獒

目录

001 序：一个心灵圣殿的神往

001 引子

一个二战老兵眼中的西藏的传奇，吸引了我对那段尘封历史的好奇，几多探奇，直到一九九五年成为全国第一批援藏干部，西藏的神秘，无人区的苦难，如时光的倒带，把我带进援藏干部的无尽往事之中。在那里别说工作，只要你能走一走，就叫奉献！

009 顶替

援藏者仿佛是这里的朝圣者：一位是穿着旗袍的美女，顶替她的师傅来到西藏，结果遭遇车祸；一位是我，顶替她的老爸，成为援藏干部的领队，而他却成了举国上下——顶着“不援藏”的罪名，被开除公职。

029 神山圣湖

来到藏北无人区，苦难也多了一份壮烈。电视台美女记者在拉萨车祸的离奇失踪，喇嘛对神山圣湖的援藏工程误读，藏獒“皮皮”被收养的缘分……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慈悲、空灵或圣洁？

042 逃犯

当一个人顶着“不援藏”的罪名，而又没有人知道他被人“顶替”；当他东躲西藏，又被作为一个逃犯被人追踪的时候，这个人活着需要什么样的勇气，是不是只有看破红尘呢？

052 人在无人区

这里没有一棵树，这里没有一个人，只有藏羚羊可以相伴；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无人区，连路也是野生动物踏出来的。在这种充满荒凉与空旷、神秘与震撼的地方，也许每个人又都会找到自己的相逢。

066 拜访活佛

空旷荒凉的无人区，找不到一个参照物，人仿佛跌进茫茫大海，不知何处是尽头。当接到报告，得知美女记者陈婷婷没有当场死亡，我才长长舒了一口气。为了加快援藏水电工程建设，我立马拜见活佛，请他出山震虎。

078 新来的设计师

还是挥一挥手吧，让春草绵绵，落红成阵。作为水电站新来的设计师，她对失去女儿的痛苦，对援藏干部的理解，一切都源自“苦难”两字；而作为她曾经的恋人，在高原上，他们又会迸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

093 护国利民

甲岗水电站即将开工，活佛准备让喇嘛们念经祈祷，将山神先搬迁走。在我的面前，一边是现代化的水电设施建设，一边是传统的宗教佛事活动，这个“度”如何把握，需要一把可以“护国利民”的尚方宝剑。

102 开工典礼

在这个寂静、空旷的高原，也许谁都无所思、无所想，好像只有佛在心中，一切皆能宁静致远。在一个特殊的开工仪式上，一边是活佛在众多僧众的护卫下，开始了搬迁山神的宗教仪式；一边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推土机在地冻三尺的雪地上，像在磨刀石上推土。

117 雪山上金矿

漫天大雪中的裸奔，终于感动了上帝。当阳光开始照耀大地，掠过金矿，掠过帐篷，掠过走上山岗的牛羊，一个幽深的古矿洞中，冷静的光颤悠悠指向不可测的遥远。在高高的雪山下，做了一个黄金美梦，也许陈万里就躲在那大山的深处。

131 裸奔的风波

从昏迷中醒来的牟姐，第一时间要寻找失联的女儿……单独回家的活佛突然食物中毒倒下……在甲岗雪山下的裸奔照片竟在境外网站传播……这背后是谁在作祟。我把护身的手枪交给活佛助理，希望它在关键的时候派上用场。

140 枪口上的狼

援藏已过大半年时间，几件事做得有点窝囊，仿佛真的是替陈万里受罪来的。于是窝着一腔火，拿着枪在无人区又遭遇狼群，那个血腥的场面，使我又有了另一种负罪感。莫非我配不上自己的野心，也辜负了高原的苦难。

151 谁植入的芯片

一个与狼搏斗而受伤的藏獒，从它腿根部发现了一块植入的芯片，这让整个事件复杂化起来。人类和狗打交道，是利用狗的忠诚。当藏獒两只前爪搭在我的背上，咬伤我后遭遇枪击的下跪……也许援藏的路，走下去会很苦很累，但是不走，又会很后悔。

160 遭遇雪灾

这是无人区历史上遭遇最大的一场雪灾，要用“米”来计量雪的厚度。随处可见冻死的牲畜，等待被救的牧民，等待拯救的工地，此刻，一支敢死队创造了生命奇迹，使得无人区开始摆脱困境、摆脱眼泪，也摆脱了灾难。

173 雪人之谜

在军区医院住院期间，牟总通过院长结识了一位西藏“雪人”研究专家，这位曾经是十八军的军人，他的那些雪人故事，比德国二战老兵讲的故事，更令人毛孔痉挛，万分恐惧。这倒逼牟姐尽快寻找到失联的女儿。所以在寺庙中，有了一场激荡灵魂的忏悔。

187 牧羊少年

牧羊少年可能是内地许多人向往或敬佩的职业，但高原的牧羊少年，基本都是难以学习读书的孩子。没有书读，他们最向往的职业是到寺庙当喇嘛。由于缺少学校，一个庞大的申扎县，竟为挑几个水电站运行工人而发愁。怎么办？我给家乡最有影响的党报老总写了一封求助信。

197 叩问荒原

这里有我们需要的苦难，有我们需要的博大，有我们需要的磅礴，还有我们需要的追逐。在藏北抗击雪灾表彰大会上，自治区党委给我记特等功一次。在这次会上，我第一次全方位地叩问了高原。

206 爱心行动

因为藏汉都有一个猕猴变人的故事，本是一条根，岂能眼睁睁看着藏族孩子，连读书都成了一种奢侈呢？我的女儿拿出她的储蓄罐……陈万里退出他的十八年的工资……牟总拿出自己的全部高原补贴，这一切都因为援藏，因为希望工程。

214 高原夜莺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中秋时节，内地通过电视传播向高原援藏干部慰问，几句话没说完信号中断，但这使得藏北第一次见到电

视。庆幸申扎文工团候替，使得中断的中秋晚会得到延续。在这个晚会上，我发现千百年来在西藏民间口头传说的一部文化巨著《格萨尔》，以及说唱艺人玉珠姑娘。

231 爱江山更爱美人

玉珠作为申扎县文工团员，演出之后在甲岗山上过夜，她的男朋友暗中保护，遭遇藏獒皮皮的攻击，引出陈婷婷失踪的故事。在等待车总来认领女儿时，我收到内地家中电报：“家父病危，请速回家”，一个有血有肉的父辈家人，忠孝难以两全……

242 转湖

神秘的西藏，本应深藏在我心底，但在纳木错一个叫验福的洞口，无意听到久违的陈万里的声音，此刻他不但因不援藏落难，而且沦为逃犯。从内地进藏认领失联女儿的车总，在纳木错一座寺庙中的忏悔，让神秘的高原又回到心灵，回到肉体，回到现实。

258 谁劫走美女

通往藏北无人区的路，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就有了足迹。如此进进出出，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条艰辛之路，但今天对车总来说，却格外轻松，因为她很快就能见到朝思暮想的女儿，我笑说人逢喜事精神爽。此刻我的心情也是一样，无非我没有流露而已。

271 无言的结局

无人区的枪声，惊动了荒山僻野，在帐篷录制格萨尔史诗的外国专家组遭遇车祸，玉珠幸免得救，另外几人都成了雪山上的雕像。玉珠在回申扎与妈妈见面时，车总不幸陷入沼泽，在临死前，她告知了婷婷身世秘密。姐去也，君去也，长空一鹤西上。

282 尾声

笑傲昆仑问天下何处是雄关，跃马雪域引甲岗之水流电波。

援藏干部及家属们以生命作代价，在藏的陈万里最后感染肺水肿，生命从高原消逝，以及我们人生的追问……演绎，这莫非就是“地球轴心”的气象吧？

291 后记：叫一声青藏泪花流

引子

[一个二战老兵眼中的西藏的传奇,吸引了我对那段尘封历史的好奇,几多探奇,直到一九九五年成为全国第一批援藏干部,西藏的神秘,无人区的苦难,如时光的倒带,把我带进援藏干部的无尽往事之中。在那里别说工作,只要你能走一走,就叫奉献!]

这是二〇一五年五月,在藏北无人区。

几乎与二十年前,一九九五年全国首批援藏干部进藏是同一个时点。

一辆越野车在无人区的草坝上疾驰。在这个苦怜得没有路的戈壁荒滩上,只要能走就叫路……

一位年过半百的汉子,眼睛一直盯着车窗外遥望。想不到这时间一晃,二十年就瞬间流逝而去。在时间与钞票面前,我们更缺的是时间,而不是钞票。

我多想再回首,可惜一切都是依然。唯一不同的是,太阳每天都将无人区刷新,使老天区分出白昼,这才使得藏北无人区——

这里距离太阳最近,光芒万丈:

这里天最蓝，碧空如洗；

这里山最高，直抵云端；

这里水最纯，静如花开；

这里还有马帮銮铃的悠悠回响，以及终年不变的雪山。

当然，这也是一个苦难地方，肤色被烈日烤成黧黑，脊梁被风暴抽出血印，身躯被严寒凝为雕像，心脏负担愈来愈大，血液黏度愈来愈浓，大脑功能愈来愈笨。这里还有车轮滚滚留下的咏叹，以及无穷无尽的乡愁。

也许藏北无人区，任何语言在这里都会变得苍白而无味，惟有靠我们的心去聆听，用我们的生命去召唤……

现在将时间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。那是西藏踏着中国发展大潮，正式踏入改革开放的前夕。

这时我在德国留学。记得在一次课后，回房间的路上，我遇见当地一名二战老兵，当他得知我是中国人，就一把将我拉到墙角处，悄悄给我讲起那可能早已湮没于西藏荒野中的一个故事：

那是一位叫希姆莱的军方头目，向希特勒提出要派遣一支特别行动小分队，前往西藏沙姆巴拉洞穴，寻找那个能够控制全世界的“地球轴心”。

然后派数千名空降兵到那里，欲打造一个“不死军团”。

本来二战前后，中国的西藏远离战区，完全可以躲过战火与硝烟，但这时并没有躲过德国军方的视线。

于是，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三年，希姆莱分别组建了两支探险队，他们深入西藏，寻找“日耳曼民族的祖先”——亚特兰蒂斯神族